

# 文訊 WORD POWER

法定語文事務署通訊 OFFICIAL LANGUAGES AGENCY NEWSLETTER

## 地緣·文化



有地就有名。受到地理因素和人類活動的影響，地名不但記錄了山川風物，也反映了鄉土民情、人事變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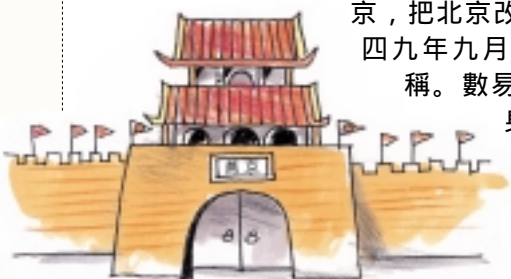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把地比作“輿”。《易 說卦》：“坤為地……為大輿”，所以地圖又稱為輿地圖。打開地圖冊，觸目所見，不是海山河嶽，就是城鄉縣市，盡是地名，翻着翻着，熟悉的地理、歷史、詩詞，驟湧心頭。地名，原來不僅僅是語文代號。

先從中國說起吧。“中國”一名，由來已久。文字學家說“國”的本義為城區，後來語義範圍擴大了。上古華夏民族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壯大興盛，自以為居天下之中，即稱“中國”。隨着對外交通發展，“中國”又成了與異邦畛域區分的相對觀念。

中國地名的記錄和研究，源遠流長，從古代的《禹貢》、《山海經》，到元、明、清三代官撰的《一統志》，歷代都有專著記述地名沿革。要是說版圖大小映照了朝代的盛衰，那從地名就最能窺見朝代的興替。

北京古代稱薊(音“計”)，春秋戰國時為燕國都城；遼代稱燕京，金代稱中都大興府，元代稱大都；明永樂起遷都至此，定名北京；清仍以北京為都。一九二七年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把北京改名為北平；一九四九年九月後又恢復北京舊稱。數易其名的古都，本身已是一部興亡實錄。

掀起歷史的簾櫳，走進



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。島以香名，輸出沉香的港口，經過鴉片煙火的洗禮，竟成了東方的明珠。不說南丫島灘頭新石器時代的遺物，不說宋帝昺落難逃亡的九龍掌故，也不說長洲張保仔洞的海盜傳說，傾城故事，老香港說也說不完。走過大街小巷，路牌上標示的，不是滿盛鄉情的省市名目，就是傳載絲絲麥黍黍離之意的洋味漢字。地名，就是城市的檔案館。

說舊事，誰記得調景嶺俗名吊頸嶺、秀茂坪舊稱掃墓坪、藍田前身叫做咸田、樂富就是從前的老虎岩？土言村語雅化，雖說與中國人事講求吉利有關，卻也是文明日進的時代烙印。

別致的名字，總教人難忘，地名何嘗不是？英國的劍橋(Cambridge)聞名遐邇，但徐志摩筆下的康橋，卻更令人神往。詩人繆思清發，信手拈來，把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羅倫斯(Florence)譯作翡冷翠，音意俱美，惹人浮想聯翩，聲音尤貼近意大利原文Firenze，更屬神來之筆。今人把美國加州的Yosemite譯作優山美地，單看名字，已可想見該個國家公園山川之靈秀，名地相襯，顯見心思。



漢字為文化的載體。文化，不只是見諸皇皇典籍。在廣闊的華山夏水之間，一地之名，每每附着古老的故事，見證不凡的歷史，蘊含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，負載之功，言之不盡。